读懂秋天

□ 乌蒙一叶

秋天可以说是大地最美的季节了——风给朴实的大地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大氅，空气中弥漫着五谷的醇香，炫丽而又有内涵。一坡坡金色的梯田惹来拥挤的镜头像蜻蜓一样带着复眼飞来飘去，掠取一堆秋天的皮毛。

打卡点热闹的人们是不懂秋天的。真正地领悟秋色，读懂秋天，还是要进村入户，走进农家，那里才是秋天的归处。

这是乌蒙大山里一个没有稻田的边远乡村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地里的苞谷收了，枯黄的空杆在秋风中瑟瑟，几个摘剩下的辣椒挂在枝头，残绿中藏着几点火红；苞谷地边的瓜蔓之间，偶尔会发现一个圆头圆脑的绿色小瓜，头上还顶着快凋谢了的黄色小花；葳蕤的杂草间星星点点的开着不起眼的紫色小花，羞涩地躲在落叶下；牵牛努力爬到树上，张开喇叭为秋天吹奏颂歌。

走进一户脱贫户的家，男主人姓朱，刚从地里背着一箩苞谷回来，女主人姓张，听到有人来了，从家里满面笑容地迎出来，招呼我们进屋去坐。女主人一边麻利地抬凳子，提铜壶准备烧水，一边介绍，她家五口人，三个小孩，大儿子在省城读医学院，今年毕业后准备考研，二儿子和小女儿在市里分别读幼专和职业学院，明年就毕业了。听到这里，心里甚是欣慰，这是一个勃勃生机的家庭，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我们站起来边聊边看，今年的苞谷大丰收，他家收了一百多背，有的还堆在院坝里，红白相间，像一幅写实的油画。屋檐下挂着几串已风干起皱的辣椒，是那种又香又辣的皱椒，仿佛给平房系了一条红色的腰带。老朱告诉我们，辣椒已经卖了几十斤，这是留来自己吃的。说话间，女主人用簸箕端来黑里透红的板栗和刚去皮的新核桃，热情地招呼，这是他们家自己种的，若不嫌弃就尝尝。我们哪会嫌弃，不客气地领受了。板栗应该是收了一些时候的，水分略干却不粉头，吃起来回味甘甜；核桃是才从树上熟透了开口掉到地上，现捡起来的，剥了核桃仁衣放在嘴里，嚼起来满口清香。

看着满地的包谷，我问了一个后来想起觉得很憨的问题：这么多苞谷你家吃得完吗？老朱笑着回道：“现在我们都是买大米吃，苞谷主要是喂猪。”边说边领着我们去到猪圈，几头大肥猪听到人声，费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挤到门口哄哄哄用嘴拱着圈门。我问：“这猪还不卖吗？”老朱说：“除了留两头来过年，其他的要卖，但现时的猪价不好，卖了亏本，等等看看，到年关来价格会不会好一些。”猪圈隔壁牛圈里的两头牛也把头伸了出来，一边反刍，一边懒懒地看着我们。一群鸡和几只鹅在已经收了庄稼的地里奔来跑去，见人来了，鸡咯咯叫着往远处跑，鹅迈着八字步昂着长长的脖子向天歌。难怪老朱夫妇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，这样的日子，要是我，心底也会开出快乐的花。

一个下午的走村串寨，农户家里的情况大同小异。玉米不是堆在坝子里，就是放在炕楼上，或者编来挂在屋檐下。辣椒是乌蒙山区农家的标配，大多数人家或多或少都养得有猪牛和鸡鹅，核桃板栗是几乎家家都有。最让我感动的是每个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微笑。我们一行人都在感慨：现在农村水电路都通了，吃穿不愁，生活自由，环境还好，这日子谁不羡慕。

这才是真正的秋天啊！金黄的玉米是秋天的美好容颜，黑亮的板栗是秋天的迷人眼眸，清香的核桃是秋天的醉人味道，六畜兴旺是秋天欢快的乐章，农人的笑靥是秋天最靓的底色。原来那个丰满的秋天本真，已经被收藏到了乡村农户温暖的家里，写在了农民沧桑幸福的脸上。

小 胖

□ 刘 瑾

一天中午，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，伤心地说：“坏了！小胖不在了，接连不见几天，至今都还没有回来，估计被人家带走了……”

小胖是一条毛色白净、长得胖嘟嘟的宠物狗，是弟弟的工友几年前送的。起初并没有名字，只是见其长得十分可爱，母亲和左邻右舍叫它“小胖”。久而久之，小胖就成了它的名字。小胖丢了，不要说母亲有些焦急，连我也深感不舍。

说起养狗，在童年时代“交通靠走、通讯靠吼、治安靠狗”的年代，大多数人家养狗的初心都是为了看家护院。随着日子越来越好，养狗看家的农户越来越少，更多的是为了一种习惯，一种陪伴。

父亲离世后，母亲留念土地，执拗地住在乡下老家。平时种点庄稼，喂头肥猪，年终我们大家都有农家猪肉吃。她还养了些鸡，让我们每次回乡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获。老母亲劳作之余，利用闲暇时间对小胖比较照顾。刚开始，小胖就不同于过去养的本地土狗，对猪食之类根本不感兴趣。大概因为它有自己的“想法”，或是原来主人宠爱的原因，小胖只吃肉、油拌饭，生活待遇甚至比过去物质匮乏年代我们的生活还好。时代浪潮之下，我终于明白好多东西是不能用过去世俗的眼光看待和评判的，否则自己的认知就可能进入死胡同。

好在小胖入乡随俗，在老家那些日子，既不与家禽、家畜争食，又能适应乡下的生活，逐渐连烧或煮的洋芋也开始吃。母亲下地干活，它就陪伴到地里，悠闲地睡觉等着；有时去赶乡场，它还先于人就跳上车子占一点位置；每次我回到老家，隔着大老大远它就飞跑过来，要么撒娇卖萌的咬裤脚，要么上下蹦跳，要么举起两只前腿，表示欢迎。因此，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家里人都免不了要对它格外关注一些，肉或骨头都要挑些让它饱享口福。时间长了，我们一家人与小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

有一次我周末回家，小胖老远就冲我跑来，耷拉着脑袋，看似有些反常。回到屋里，我抱着它头一看，原来一只耳朵被橡皮筋勒得红肿，后来才知道是亲戚家小孩和小胖玩耍时候绑上去的，后来小胖挣脱，就忘了把橡皮筋取下来，它也还知道找我帮忙。我们都认为小胖通人性，会用自己的方式和主人沟通。不仅于此，小胖的出现，让住在乡下的母亲有了不少乐趣。毕竟我们作为儿女的，都忙于生计，或上班或务工，陪伴老人的时间有限。慢慢地，小胖的“家庭地位”也逐渐提升，有一次，侄子调皮地说：“奶奶，你‘儿子’回来了！”母亲说：“他们怎么不先给我打电话？”转头向外望去，原来是小胖回来了。

两三年过去，本以为小胖在我家的欢乐生活会一直这么下去。直到，有一次堂弟赶集发现了小胖，途中把它带了回来，可没多久，小胖又不见了。我们都希望它是遇到了更好的主人，给了它更好的生活……

小胖丢失那段时间，母亲特别伤感，那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偶尔，我也安慰母亲，一条宠物狗，丢就丢了，等有机会再养一条就是了。嘴上这么说，心中却也能理解母亲：我们姊妹从嗷嗷待哺，到成家立业，母亲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，但为人子女的我们，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她对我们的十分之一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小胖着实填补了母亲生活中的一些空白。小胖走丢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有空，我即使是坐班车，也会尽力抽闲等空去看望一下母亲，希望我的陪伴能让她从丢失小胖的伤感中尽快走出来……

秋日散记

□ 王近松

整个下午都弥漫着秋雨的气息，又或者说，今年的雨没有秋雨的风度，雨滴密密麻麻的，雨点一颗接着一颗落在地上，雨像极了夏天。

雨大概下了一个小时，然后便下起了太阳雨，只是阳光在整场雨中处于劣势，不一会儿便被乌云挡住了。开始时担心下班后找不到伞遮雨，无法回家。这样的感慨来源于夏天，记得七月上旬，一场大雨将我和办公室的同事困到七点多。如果还在十七八岁，便习惯在雨中奔跑，现在这样不上不下的年纪，在雨中已经畏畏缩缩，很难再迈出步伐。

快下班时，办公室几位同事便讨论起“双十一”，这些与交易挂上钩的数字，慢慢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尽管离双十一还有半个月，直播间的氛围却已开始“热”起来。到了五点四十左右，我们走出办公室，但我没有选择与同事同行，因为我还没想好去哪里，想在秋日的晚风中多站一会儿。

傍晚的天空将雨水收了，在云雾上方有少量的晚霞。走在校园里，凋谢的桂花被雨水冲击，聚在一起，只有这样，它们的色彩才是厚的。看着路上成片的桂花，在雨水冲洗过后，依旧还保持着部分香味。

面对道路旁的桂花树，我并没有太好的词汇。

我想窥见一个季节，便只能从凋谢的桂花、飘落的树叶开始，这有异于我要去知道一个人的内心，只能通过瞳孔。尽管很多时候闪烁着泪花，但眼中所见，不一定就是所有。

从大门出来，道路两旁的银杏树拼命呈现着秋天，今天天气不佳，很少有小学生捡树叶去做手工，但这不影响一棵树的使命。每一片树叶落下，都像是一个故事的终结，有些时候想想，树和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树叶掉落是为了明年春天新树叶有居所吗？而人活着，一代一代地传承着，我们也是树叶，漂浮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喜欢干净的秋色，但我更喜欢有两个人的秋天。

到一个小区斜对面时，看到前方有人聚集，他们窃窃私语，不少车辆已被堵住，继续往前走才发现一辆大车在转弯处掉头，刮断了银杏树的两枝粗大的枝丫。

我参与围观人员的讨论，只是捡了几片树叶，想着拿回来放在书中，当我快要过马路时，发现还有三颗果实，又回去将其捡起，在包里放了几天，最后放在花盆中。

果实也是一粒种子，三颗果实，如果在运气好的话，来年或几年后便会长出三棵树。

吃完饭回到出租房，坐在床边整理东西，脊背突然觉得凉，起身发现是中午打开的窗户，下午回房间忘记关了，秋风便从窗户里进来。

起身关窗，不禁听到了秋雨滴落的声音。这让我想念一些人，想念去年在秋雨中一起在咖啡厅的朋友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我是一颗石子，扔到湖水中，会有多大的涟漪呢？

秋日所有的相聚，都是精彩的片段，或许是天台上晒红的多肉，或是远处逐渐变红的枫叶，逐渐变黄的梧桐树。我是喜欢梧桐的，梧桐只有雨，才会显山露水，而一个失去了恋人的青年，就像梧桐在晴天，变得普普通通。

在秋天的夜晚，还是会想起谁，秋风照样吹过田野，雨水也将继续下。

睡着之前，不禁想起李商隐写过的那句：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

灯

□ 马 锐

我们疾驰在无限延伸的灯光中，回环往复，来到尽头，又回到起点。

外婆在去年腊月二十八离开，深冬的夜。

之前几日，外婆在魁书住了两天，杀了年猪，那时她尚能站在院里，大声交谈。那天却是突然送进了抢救室，隔着一道门，格外安静。

十几个人，或坐或站，挤在电梯门外的走廊上。我望着头顶的那盏白灯，总觉得有些熟悉。它一定伴随着我的出生。飘飘转转大概总会回到这里，等着灯光熄灭，等下一盏亮起。

清冷的天，电梯门开开合合，进出了许多人，大都是我认识的亲戚，他们叉着手围在一起相互交谈着。可对话总会结束，然后一拨人离开，又是几个人走进来……没有谁能够永远地坐在这里等待，我们陪伴这一程，可门内终究是外婆一人，我只希望我能是最后走的那些人之一。

天黑了，我和姐姐回到家去，不久等到了父亲的电话：“收拾东西，准备回魁书。”拿起几件最后都未曾换过的衣服，我们又回到医院，在楼下等着，等到外婆被围着推下来。走近看了一眼，只看见了大大小小的管子，很快便模糊了。匆忙上了车，父亲开到了半岛门口。然后听见了刺耳的雨，救护车呐喊着从一旁掠过，冲进了远处苍茫的夜色，我莫名感到一股哀伤：我还是先离开了一步，没有陪伴外婆到最后。

车开进了板桥收费站，在无人的小路上独行，我看见车窗外不断闪掠着的路灯，一如既往的冷白，它延伸着，跨越了无数座山，盘旋回转，每拐过一个路口，又有新的路灯亮起。可外婆的那盏路灯，也许就要永远失去光芒。

车停在一座新修的小楼门口，它从未像今天这般明亮刺眼得让人忍不住双眼泛江。我走进大门，看见外婆已经躺在堂屋里，周围都是她的子孙，她看着很安祥，屋内不时的哭喊并未打扰到她。灯照在她的脸上，勾勒出柔和的、深深的线条。门外突然响起了鞭炮声，那声音盖住了一切，余温像是灼到了胸口，连带着许多碎片，飞舞到室中又消失殆见。回过神来，眼角又淌出泪水，只是任凭它流尽了。

坐在搭起火堆的院子里，寒风却是止不住地吹，已然是凌晨了。我们几个孩子围坐着，任凭风刮在脸上，留下刺痛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走下依旧坑洼的楼梯，却看到不远处，在那片黑之中，仍有路灯微弱地亮着，映不出山的轮廓，但它们随着山路穿梭，大小远近，竟是连成一个椭圆，影影绰绰，看不真切，溶解了全部的时间。它一如既往的冷白，附带着出生时的温度。

原来外婆的灯光并未熄灭，或许她终其一生，都是在这个圈中兜转，而我也如此，企图从中寻找出起点，终是发现每一盏灯的终点都是新的开始。

外婆在魁书的灯中找寻，也一定不会迷失于此，她只是看见了起点，然后义无反顾地奔去。

脉搏，或生命的轴向（节选）

□ 苏 勇

在一座大山的怀抱中
斜阳照耀。解救完一场电梯围困的战友归来
他们的身体经历生死
语言的质朴，通过眼睛表达出来
关于拯救的轻描淡写
在万千波澜后，过往已经生成老茧
我看见，厚实的风吹过空旷的建筑
在他们脸上停留了一瞬
沉重的心底，浮出他们规整的脸颊
要描述一场生死救援
命的同等重要，随着语言已经越飘越远
我对消防战士的认识
从今天才真正开始，也是从今天
才成为烙印
他们是谁的兄弟，是谁的哥哥、姐姐、妹妹
花草、树木，价值不菲的花朵
一头被困的牛、羊
一切在这里生命的轴向、延展
我的内心是苍白无力的，是被震颤之后
反流变得严重了许多，血液成为喟叹，成为此行的
高空迷失的风筝
斜阳刺穿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站立着
停下的风又一次渐渐走远
我内心抓住消防这两个字
仿佛就抓住了脉搏这两个字

“火焰蓝”燃起“蓝火焰”

□ 卢西霞

1

“你喜欢蓝色？”
“是的，爱的深沉，以至于敬仰。”
“有何关联？”
“关乎一种精神信仰：纯粹、静谧且深邃
关乎生命厚重：《天蓝色的彼岸》及《我与地坛》”

2

总得有什么来救赎，一些深陷囹圄的生命
绝处逢生的渴望，红十字或蓝火焰
有人告知我一种守护，与如蟒的热浪有关
与似马般山洪有关
乌蒙大山中传来沉重的步伐让他们意识到
破损的皮囊，胸膛的焰火燃烧
山河在，奔腾的蓝火焰就会一直守卫人民
于是，人间有了希望，也有崭新的黎明

3

梯子的尽头在哪，绳索有多牢固
没有人知道。月色还在垂钓银鱼时
橙色躯壳里的保护神能打败每一个猖獗不羁的野兽
安抚每一匹嘶吼咆哮的脱缰之马

4

金海湖畔，一朵长春花克制在石头缝隙
反抗野性。一朵火焰企及生灵
就有另一朵火焰对抗它
我们相爱于辽阔，一束桔梗或一盆散尾葵
沉默绿意，我们忘乎丛林
山的羽毛需要蓝火焰守护
无须书写疤痕

5

省略的词语缠绕指尖
雀群在枝头啜饮初秋丰腴的身体
蓝火焰一如既往地燃烧
蔓延至杜鹃林每一个角落
风雪来临时依旧穿梭于浩荡的人间
于是叶落花开，每一朵都将重新活过

本社地址：毕节市七星关区招商E区商务中心16楼 社长：郭 波 广告经营电话：8310200 17588858567（微信同号） 承印电话：8311275 零售价：1.40元/份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：贵州出奇律师事务所孔德才（18608573123）